

申请“工亡”路上的罗生门

▲ 本报特派记者 张雨 发自安徽阜阳

7月末，《医师报》新浪微博收到一位猝死麻醉医生妻子的求助：“您好，我是安徽省阜阳市人民医院的麻醉医生吴辉的爱人徐慧，我丈夫在2014年1月18日下夜班后猝死，半年多了，医院没有给任何说法。您能关注一下吗？”

这是近年来，见诸报端的麻醉医师猝死8例中的一例。接到求助后，本报记者与徐慧联系，得知她一直在为心爱的人奔走相告，只为能给她的爱人申请一个“工亡”。然而，徐慧一路走来却充满了坎坷，就像《秋菊打官司》一样，她仅仅是想要一个说法。

为此，本报记者奔赴安徽省阜阳市对事件进行了解，从各方去探究这到底是一座怎样的罗生门。



如今，徐慧一个人带着年幼的两个孩子生活

讲述

徐慧：我只是想要个说法

他叫吴辉，安徽阜阳人，曾是阜阳市人民医院的一名麻醉医生。然而就在今年的1月18日，这个年仅32岁的年轻医者永远离开了我们。去世前，吴辉连续上了两个高强度的夜班，下班到家休息时，一觉不醒。

她叫徐慧，安徽阜阳人，今年31岁，吴辉的爱人。作为一名80后，身材并不高大的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，一个不到3岁，一个年仅8个月。记者见到她时，她已经恢复了平静。

“在吴辉离世前两天（1月16日，17日），他连续上了两个高强度的夜班，其中17号夜班是替同事值的（主任打电话安排的）。在这两个高强度夜班中，吴辉共为28台手术实施了麻醉。1月18日上午下夜班回到家中，已经是中午了。当时我和孩子在外，吴辉打电话告诉我们他回来了，工作太累了，要好好休息一下。但当我下午回到家中时，吴辉已经不在了。”徐慧告诉记者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徐慧听吴辉的同事描述，吴辉在医院时已经有些不正常了，走路不稳，口齿不清，脸色发白。

“吴辉去世后，高学忠院长曾口头答应我，医院会给吴辉报工伤，如果工伤批不下来也会按照工亡的补助标准来执行的。”徐慧说，“但吴辉安葬之后，高学忠却变卦了，他说只能相应地、象征性地给一些补偿。”

“得到这样的消息，

我感觉自己就像被骗了一样。”

为了讨要一个说法，徐慧开始与医院领导、工会交涉，希望阜阳市人民医院能够为吴辉申报工伤。

“但医院却以吴辉猝死家中，医院不能提供病历为由，拒绝申报，就连需要医院提供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的材料，医院也以各种理由推脱。”

无奈之下，徐慧直接上门找到阜阳市卫生局局长吴荣涛。在得知吴辉医生的相关情况后，局长批示，请妥善处理，并回复结果。

“死因不明，死亡时间不在工作时间内，死亡地点不在医院。”医院在出具关于吴辉死亡的工伤认定材料上如是描述。工伤认定申请未被受理，医院称出于人道主义给了6000元丧葬费以及20个月的工资17700元，共计23700元。

徐慧并不认可这样的处理结果，于是她决定自己为吴辉申报工伤、工亡……

“我只是想为吴辉要一个说法，不管能不能申请成工伤、工亡，至少我为他努力了……”

徐慧告诉记者，2008年7月，吴辉自西安交通大学毕业后到阜阳市人民医院麻醉科工作直至离世，共5年多，工作期间勤勤恳恳、兢兢业业。为了更好地提高业务水平，吴辉在职期间曾自费到南昌大学一附院进修，去世前还是南京医科大学自费在读博士。

调查

同事一：吴辉去世前已不正常 医院不让说

“吴辉去世的前一天，也就是在他值最后一个夜班的时候，大家都发现他不正常。走路一歪一晃的，说起话来有些大舌头，并且脸色发白。就连麻醉科主任都说吴辉医生今天不对头。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敢讲这些话了。”

“我直到现在也不明白，为什么医院领导

专门开会，不允许我们把实际情况讲出来。医院里各科主任、护士长以及各级领导要求，不许再向外界讲关于吴辉医生猝死的相关事情，尤其是细节。”

对记者说出这些话的人叫张琪（化名），是阜阳市人民医院的一名护士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她要求与记者在

距离医院一条街以外的快餐店见面，并强烈要求不能照相、不能录音，只因害怕自己接受记者采访的事被同事和医院知道，给自己带来麻烦。

张琪告诉记者，吴辉医生生前是一个非常老实、本分、厚道的人，非常敬业、好学。“实际上吴辉医生在离开医院

前已经表现出了异常，当时如果注意看一下，可能也不至于今天这样。因为吴辉医生平时身体很好，毕竟年轻，谁也没想到会这样，大家都觉得有可能是上夜班累的。”

“我之所以跟你说这些，完全是因为觉得吴辉医生是个好人，你可千万别把我点出去。”直到最后张琪都有些紧张。

同事二：吴辉医生是个“黑户”

王强（化名）医生是吴辉医生生前的好友兼同事。当得知吴辉医生去世的消息时，王强只感到脊背发凉，整个人都不受控制地木在了那里，晚上也睡不着觉。

在谈到编制、合同问题时，王强显得有些无奈。王强与吴辉医生是前后脚进入的阜阳市人民医院，但阜阳市

人民医院员工却分为三类。第一类是有事业编制的；第二类是合同制，待遇相当之低；第三类是没有事业编制，但医院将这部分员工参照编制人员来管理，待遇等同有编制的人员，这部分人员自然也不是合同制。“也就是说，第三类员工在政府那里是黑户，在医院同样是黑户。我和吴辉就属于这

第三类人员，我真的不明白我们是以一种什么状态存在的！”

对于徐慧帮吴辉申请工亡所经历的一路坎坷，王强感到甚是气愤：“我真的很不明白，医院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医生这么苛刻！即便是认定工伤、工亡，最后出钱的也是社保部门，对于医院的经济不会造成任何影响。实在不明白

医院是怎么想的！”

在王强眼中，吴辉医生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，工作非常努力，身体也非常健壮。“吴辉曾自费到江西进修，一路上是骑自行车去的，整整骑了七天，平时几个朋友在一起游泳，没有人能赶得上他，这样一个人竟然说垮就垮了，可见平时累到什么程度。”

院方：我们也尽力了

在采访的最后一天，记者来到阜阳市人民医院。接受记者采访的是该院干阜生副院长。

吴辉麻醉了全院23.3%的手术

干阜生首先向记者介绍道，吴辉的口碑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肯吃苦、又能干、还好学，医院对于吴辉也非常器重。“在吴辉去世之后，我们专门针对他的事开了三次会。”

随后干阜生将话题转到医院的手术量上，

“我们医院现在的手术量很大，基本上每天都在50~60台。如果医生值夜班的话，整夜不睡也是家常便饭。”

在一份吴辉去世前两天，也就是吴辉值那两个高强度夜班期间的《阜阳市人民医院麻醉费用登记表》上，记者数了一下，两天之内，吴辉经手麻醉的手术多达28台，平均每天14台。如果按照医院所说每日平均手术60台计算，吴辉一个人的麻醉量手术

量占到全院的23.3%。如此高强度的工作量着实让人胆颤。

吴辉离开医院时是否不正常？

对于这个问题，干阜生曾两次提到，但两次的说法并不一致。

第一次提到是在谈关于为吴辉申请工伤时：“吴辉最后一次下夜班的时候，走路还很好，回到家睡了一觉，人就没了。事后家里人提出来要申请工伤，于是

我们就按照他们的意思将材料报到阜阳市人社局，结果没批下来，认为吴辉的去世并不在工伤的范围内。作为医院我们也没有办法。”

但过了一会，记者再次问及吴辉去世前在工作中，身体有无异常表现，走路是否正常的时候，干阜生表示：“这个就不太清楚了。”

这与前文中张琪护士所谈到的关于吴辉状态的内容，反差很大。

（下转第4版）